雙桂堂稿續編

雙桂堂稿續編卷十一

臨川紀大奎向宸著　曾孫紀咸駒䮳校字

臨川縣志序

道光壬午邑侯劉公以臨川志乘殘缺不可以再緩屢致書大奎屬以纂輯之事大奎方臥病未能赴秋八月邑侯姜公回任復趣之于是輿疾來謁卒不得辭然是時與其事者鄭君湘蘭何君劉育游君泰階三人何君是冬計偕北上游君以衰老辭去惟鄭君與余始終其事蓋舊志距今八十餘年板多漫漶前邑侯秦公雖有續志一編其書

本名聞見錄僅誌其聞見所及而一切典章政事官師選舉營建興革載在圖冊掌之書吏者又率皆以霉爛不能備檢閱以是余與鄭君蒐輯考錄兀兀然越一寒暑而始畢其中缺略不備不能不有待於後之增訂者蓋多矣雖然志之關係於人其大端有二前代陳明水先生之序嘉靖府志蓋嘗言之矣今詳略雖不能同而其於此無不同也明水之言曰天地設位而成能贊化於其中者人也郡守縣令是民之師帥也學士大夫是民之望也守令明政教以移風易俗則可以唐虞其民士大夫敦道藝以薰陶鄉閭則可以鄒魯其國況有君侶公身春秋之義象山得

孔孟之心其風烈精神所以立懦開來者至今煥若日星赫若風霆非吾徒與後賢所當交修以光斯志者哉明水之言如此由其言而思之觀斯志者於星野祥異凜然見天之道於山川形勢疆域灼然見地之理於水利田賦風俗兵衛名宦秩官般然見幼學壯行之必有其具於人物古蹟悚然見此身之必不可苟後世之必不可欺於藝文著述惕然知文章之不可不根於道德吟詠之不可不謹於性情於學校書院制度典禮決然知學術之不可不正趨向之不可不端斷斷然不忍陷溺於功利之習而稍徇於理欲之介如是則志雖缺略而其關係於世道人心

之重者固未嘗不在此則賢侯之所望於吾黨而吾黨之所以求光斯志以報賢侯者之不容以不亟也大奎耶老猶當與邑人士共勉之鄭君號漱香博學精敏是編釐正之功爲尤多云

附凡例

一舊志由縣纂修分十八門此次由省議修通志編定格式分爲三十二門刊發府廳州縣一律編纂送省備採故與舊志體例多有不同

一志書多首星野顧星野之說自古紛紛而臨川舊說之異尤莫甚於以文昌堰上直文昌星始於宋淳熙志

誤引圖經景定志從而誇大之遂沿訛六百餘載宜通志議之謂不知其何所本也蓋此實無所本不得不就景定志之言直指其訛非有心好異也識者諒之

一地理之異莫甚於漢書以豫章屬吳新唐書以豫章屬越論者多是吳而非越然新唐書經歐陽公之手固豫章人也豈不能一辨其非亦以其無可辨耳今於星野沿革二卷並論及之以備考正

一凡志書山川皆某山某水標名分列以便觀覽舊志諸山連敘昉於嘉靖撫州志而順逆貫串一變其例獨得禹貢導山之法第高山平阜一氣鋪敘採錄較難故

今仍用地理書常格標名分列以備遍志採擇至諸水悉依舊志用水經注法

一舊志有山川無形勢然禹貢導山之法皆形勢也故即以舊志連敘諸山稍爲刪節移於形勢一卷雖不無重見之處然分之則標奇挺秀合之則脉絡貫通更覺扶輿結搆瞭然在目

一縣制附廂之外鄉有都都有啚啚即古鄙字也舊志易胡志并里府志邑里之名爲都鄙一門或疑都鄙不足以統隅廂不知舊志議朱子用周禮鄉遂都鄙註孟子爲非以證縣制鄉有都啚之失故變其名而以城之

陬廂謂之都鄉與都啚皆謂之鄙非鄉之都啚也然陬廂都啚之名已久定今不能以鄙易都以都易陬廂故不復列都鄙總名第附於城池疆域之後焉

一舊志都鄙內備載山川陂塘橋渡寺觀祠廟塋墓及詩賦記序等文卷帙浩繁今依格式山川歸山川陂塘歸水利橋渡歸關津寺觀歸寺觀祠廟歸祠廟詩文歸藝文其小邱阜不能入山川志者不復開載至舊志各啚村莊云本吳山所載當時已云中有未確有兩地共一啚者有一姓分占二三啚者且合境村莊二千三四百處而所載僅四百零一村故今亦不錄焉

一學校向止載歷代修建之事今遵格式恭載

欽頒臥碑

欽頒訓飭士子文

御製孔子四大賢贊並詳志

文廟歷代暨

國朝祀典及兩廡從祀賢儒俾學者咸得有所觀感起發

期志於聖賢之道則士風愈見其日上矣

一壇廟各祭祀皆關切民生之至意向以其各處皆同

故止載其地與其修建之時今並志其祀典欲觀者知

禮意所在他日身登仕版必肅然以民事爲念其或慢

神以虐民者庶幾寡矣其他不在祀典之各祠與廟亦皆因其學術功德之足以爲法於後世均不可不令人攬卷而致思焉

一舊志及胡志俱無古蹟或散見於都鄙及營建風土諸門每有但錄詩賦而不著事實者第失載已久本無從考其實今姑錄其可知者缺其不可知者聊以備通志採擇

一秩官續志止載實授其署任各官概未載相傳舊志俱如此今年遠者無復可考其近三四十年內尚有略能記憶者爲之補入其房冊霉爛無存又不能盡記者

無從查補

一議敘等項出身文武各職官及以子孫出仕膺封贈者無有專門今附載選舉之後其有未經報局者無從開載應俟另補

一舊志詩古文詞散見於都鄙營建風土學校祀典諸門及續志所載今照格式擇其中緊要者彙爲藝文並附新增各篇編次目錄以備採擇

一舊志有經籍門格式所無今易名著述附於藝文之後

以上與舊志異同之處略標其例餘悉依格式分類

編纂以歸畫一道光三年冬十月識

縣志星野敍論

臨川屬漢豫章郡古揚州州域史記天官書以牽牛婺女屬揚州漢書天文志既襲用天官書而地理志則以豫章與會稽諸郡爲吳地斗之分野新唐書又以南斗當淮海間爲吳分豫章迄會稽主牽牛爲越分此卽一行雲漢山河首尾之說分野之理本源於雲漢然一行以地就辰不以辰就地故其中舛互往往而有今以歷代史志及星經諸書言分野之屬於豫章者節而錄之以備參稽而於雲漢之源則姑以辰就地次其大略而序論之以爲之圖附著於篇或異或同論十二次者將必有考焉若文昌堧之衍

於宋志亦考其說以釋後人之疑不使附會於分野之正
義云

縣志雲漢分野論

按星野之說自古疑之以十二辰次之東西南北與地之十二方位不能强合故也唐僧一行始有山河兩戒應雲漢始終之說以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深得分野之源然卒無解於方位辰次之不合不得不以地就辰而兩戒之中終究不免强合而辭費竊嘗推一行之法以辰爲主而地就之不若以地爲主而辰就之蓋地之十二方位常靜者也天之十二辰常動者也故十二辰之星象每日遍周於十二方位每位遍値於十二辰本無東西南北之可定必有一時中所値之辰得合於方

位中自然之形勢而野之所以分由此見焉南北河之首於秦蜀此方位中自然之形勢也雲漢之始於坤而抵於艮此十二辰中自然之象有合於方位中自然之形勢者也今若以雲漢之始於坤者就兩戒山河之首於秦蜀其位在戌是時天綱指於坤地紀交於乾得鶉首未坤井鬼之次此分野之首也由是以次就之酉之位得鶉火柳星張之次爲周申之位得鶉尾翼軫之次爲楚未之位得壽星角亢之次爲鄭午之位得大火氐房心之次爲宋宋鄭中州之南也辰之位得星紀斗牛之次爲吳卯之位得元枵女虛危之次爲齊寅之位得娵訾室壁之次爲衛爲衛

衛中州之北也宋寄南離之中鄭寄坤衛寄艮中宮土屬
也子之位得大梁胃昴畢之次爲趙亥之位得實沈觜參
之次爲晉此十次之星與野東西南北其大略蓋無不合
惟析木在巳之位當屬越而就以燕降婁在丑之位當屬
燕而分以魯此兩次之星與野不合不知始於何時沿襲
之誤一行則以爲自北河下流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
下流江淮爲吳越星紀得雲漢下流析木爲雲漢末派故
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
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此其分野之法始
於雲漢終於雲漢故以燕與吳兩河之終就析木星紀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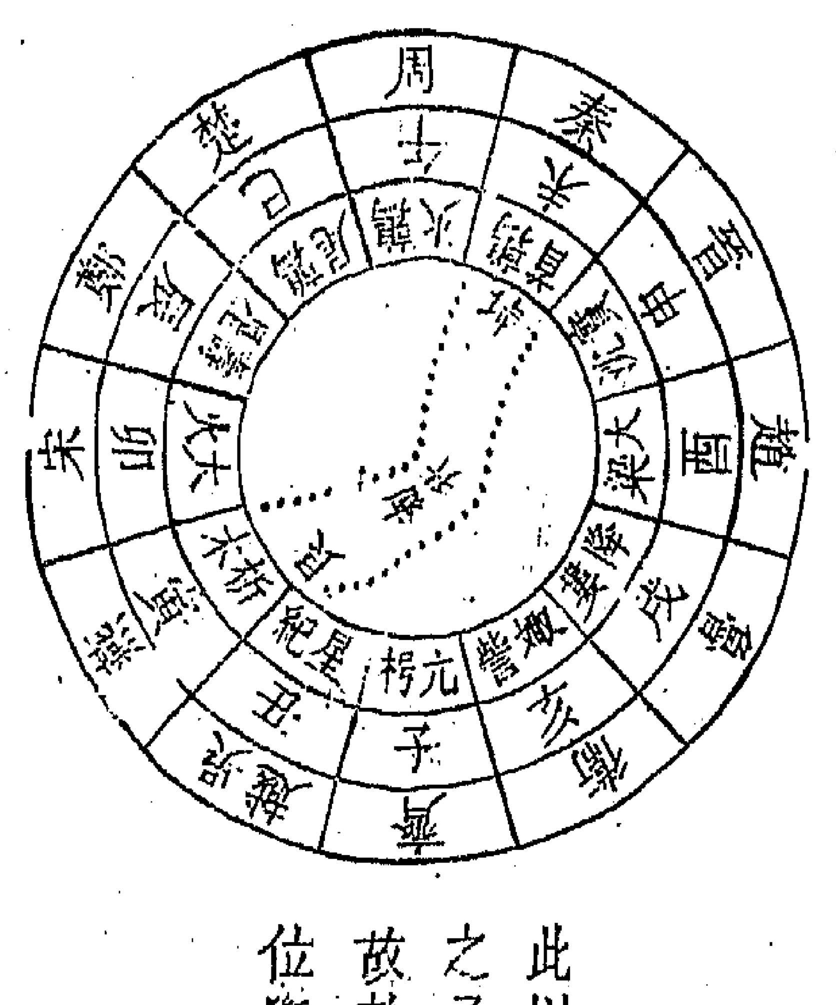
漢之終燕既窮之於析木越卽不得不并於星紀而魯之就降婁則以娵訾當雲漢升降之中以中州主之故降婁與元枵之左右於娵訾者皆中州負海之國蓋以地就辰不以辰就地而野之次於是乎不合矣嘗謂兩河之首域亘古不移以雲漢之首定之而十二次卽皆定河流之尾則遷徙無常不足以當雲漢之末派者乃地勢使然且燕於星紀吳於析木亦南北錯異而降婁負海又徒攀援於娵訾故邱邦士謂一行之說最辨以其非野之本義也然邱氏以燕吳晉衞漢尾交錯之無明徵而遂以是四國爲貞淫交武南北中外之變之要歸此亦未得爲定論至徐

圖臣天元歷理乃追而溯之於地皇氏冬至之夜分吳越并魯衛燕卽魯衛之外方以是爲地統分野之所自始則其說荒誕而不經蓋此三次者以雲漢之首定之其方位本昭昭可見每日圖皆有此一時而無庸索之於三皇幾萬千年之世也然燕之盡於析木越之并於星紀魯之分於降婁自秦漢以來相沿已久歷史天文志俱無有正其誤者而吾豫章與會稽諸郡一旦移之於析木之津或適以滋人之疑故今祇仍諸史之舊而始以其次序之不符者附著于篇以待後之人參觀而互訂之可也輒按雲漢秦屬之首以次定十二方位爲之圖如左

雲漢冉首以次就十二方位分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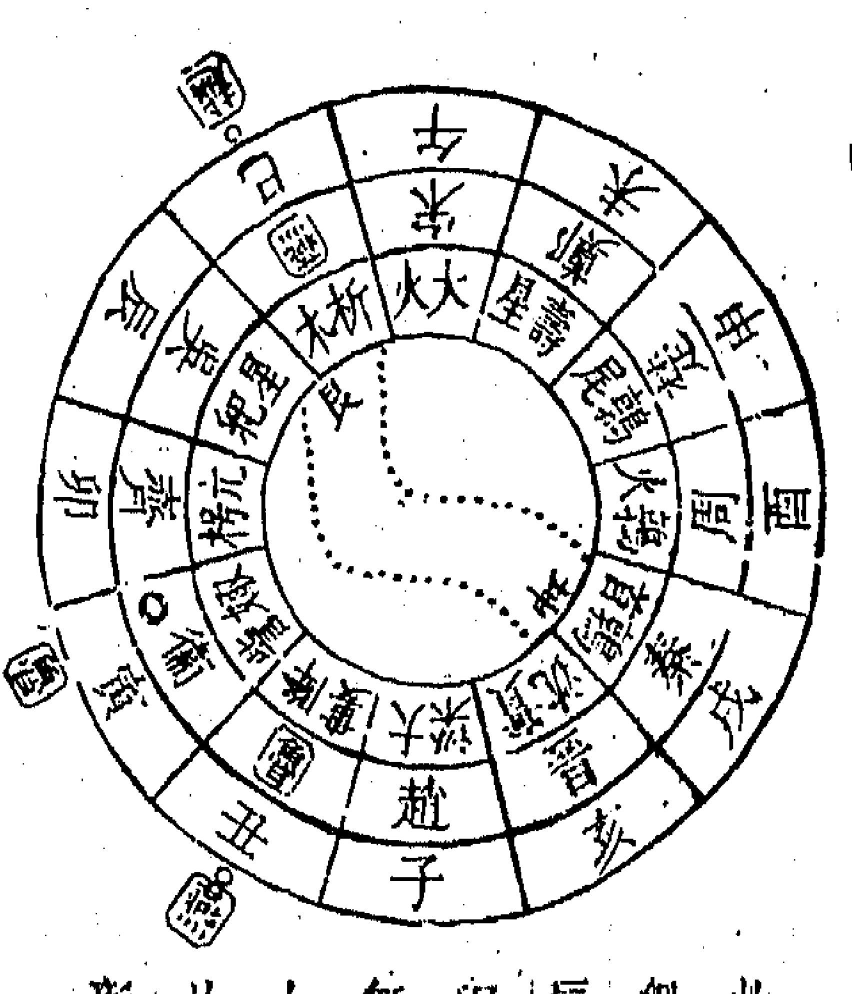
宋寄南離之中鄭寄坤衛寄艮皆中宮土屬也其餘
各次皆本方位

歷代分野以地就辰



此以十二辰之子午為主故於地之方位斷不能合

推原古法以辰就地



此卽前總圖但不列十二辰子午以其與地老子午無涉也推原古法必是如此按諸方位彰彰可攷

縣志分野總圖以十二方位之子午列於外一定而不移者也十二辰之子午列於內流轉而不定者也此復以辰與地之子午分列二圖互相比較而一行之以地就辰其誤尤顯推原古法必以辰就地秦漢以後失其傳耳彙余二十八宿雜說論分野謂坤臨於乾天地交通則雲漢山河相應而十二宮分野之位合一行語之未詳蓋一行僅得雲漢之首故以爲未詳實則誤於雲漢之尾强爲遷就非但語之未詳而已也

縣志星野越得歲而吳伐之論

且吳越之分兩次以左傳越得歲而吳伐之之言觀之豈不確然可據哉按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註謂此年歲在星紀吳越之分也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孔氏正義曰十一年傳稱萇宏對景王云歲在豕韋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謂十三年歲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歲行一次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而在星紀者一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術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按孔氏初算此年歲在析木本當不誤

因與杜註不合又不合吳越同在星紀之分遂援劉歆三統之術以遷就之三統術歲星一百四十四年始逾一次此十九年豈遂適當一百四十四年之末乃又引三統歷庚戌上元至襄二十八年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以此用除法算得昭十五年歲在鶉火剩得一次以證三十二年之歲在星紀竊邵子元會運世之說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歲而劉歆三統歷所據庚戌上元乃積至襄二十八年已得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與後世僞太乙數三元之法同其謬妄其爲荒誕而不足據可知此足以見是年歲星本不在星紀特賈逵因舊說星紀吳越之分

遂以爲歲在星紀而杜註因之亦以爲此吳越之分殊非實有千歲可坐之推算得此年歲在星紀之確據也孔氏又引鄭康成說斗主吳牽牛主越此是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攻會稽爲古越國地漢書地理志以會稽與九江豫章諸郡同屬吳地爲斗之分野僅以蒼梧交阯等處爲越分主牽牛鄭氏此說大率因春秋元命苞符有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之語晉書以下乃遂以會稽主牽牛與漢志互異按鄭氏註周禮保章氏明言古分野之書已亡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則其所存十二次之分本難盡據緯書亦出於漢儒未必果合於古分野之書若

竟以斗牛分吳越越在吳西越當主斗吳當主牽牛亦不得斗吳而牛越然則歲果在牽牛吳反得歲而越當受其凶矣然鄭氏未嘗言推算之法則亦不過臆度之辭非如孔氏初算歲在析木實大長宏對景王之言所推是吳越之各分兩次左傳之文本截然不紊而賈氏杜氏之以歲在星紀無異於鄭氏之以爲歲在牽牛皆臆度之辭也

縣志星野文昌堰上直文昌星論

古無臨川上應文昌星之說始於宋淳熙縣志所載臨川有文昌堰舊經云上直文昌星以吾郡有宋祥符圖經當即此舊經此經當必在有文昌堰之後誤以爲星象之文昌故有上直之語景定臨川志謂文昌星居天庭諸史未嘗言其所臨照之分野舊經所云莫識其爲何義此其所疑是矣乃又沿襲其說謂上通辰次各著其分野者天下之所同上通天垣亚應於文昌者吾州之所獨此則第因其名之美而未思其說之因據分野自列宿外若天市垣北斗三台等星皆一星分一處文昌六星果有分野之理

亦不能不分疆域六處以應之斷非一州之所獨且其戴於斗魁之上依於紫垣之旁乃天星之大都會天下郡國之所大徵應亦斷非一州之所得而獨若以十二次推而上之則當鶉火一次三十度之總鶉火周之分野尚不能以分野之周上直此星況欲以星紀析木越六七次之豫章而又僅以豫章一隅之臨川應之以爲吾州之所獨亦誤矣景定志始貪其名之美遂援及於漢天文志建始元年流星出文昌貫紫宮在斗西北子亥閒如環之語謂流星如環爲不動則文昌亦在子亥閒子亥與巳午相值巳午東南舊經上直文昌之說庶幾在此此附會之一說也

又引晉志北斗第四星主吳四文曲也臨汝吳分也舊經所云上直文昌此亦一義此又附會之一說也景定志之附會不過此二說而已此無論巳午東南及吳分皆並非臨川之一處且樞星斗口向西北子亥閒元枵娵訾之際流星出自文昌貫紫宮以及於斗口所向之子亥閒非文昌在子亥閒也流星旣貫及於紫宮環及於紫宮北斗亦非不動也此附會之一誤也北斗戴匡之第一二星尚不得指爲文昌其第四星則已遠文曲乃後世堪輿家北斗七曜配五行之術文曲屬水與文昌宮之義尤無涉此附會之又一誤也蓋嘗以理推之北斗自乾攜巽文昌星戴

於魁貫於杓故巽方得文昌之氣漢張衡紫白九宮之法後世亦以四綠在巽爲文昌星郡治汝水合盱江二百數十里皆自巽方來得斗杓文昌之氣爲最長因以是堰名爲文昌堰蓄水抱城則其氣不散鍾毓發祥殆取諸此此不過援風水之美名以示此堰之重而後之爲圖經者遂訛以爲此堰上直文昌之星斯奇矣作志者遂并以爲臨川上應文昌之星益奇矣抑嘗又以爲人之心與天地之理相通於無閒固莫不有一斗魁文昌在其胸中息息可以上通而又何待於一堰之强爲符應也哉

縣志沿革論

按輿地廣記以撫州爲春秋百越之地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論者疑其與寰宇記諸書皆以撫州屬吳地者不合考漢書地理志以會稽九江豫章等郡盡屬吳分新唐書則以豫章迄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吳越名雖不同而其以豫章與會稽同分則一漢置豫章郡在江湖之南與左傳之豫章在江北屬吳地者本不相涉其以爲吳分者漢初言分野本以星紀爲吳分之正故會稽等處雖越分亦名之爲吳而以嶺徼外粵地爲星紀之餘分後又以星紀爲吳越同分則當以淮揚等處在東者爲吳豫章與會稽

等郡在西者即爲越而以嶺徼外爲越之餘分是漢唐以下諸書之或吳或越皆後世所開異辭非當時有此沿革也蓋統言其分則以爲吳析言其分則以爲越耳吳爲泰伯仲雍之後周章始封越爲夏少康庶子之裔始封豫章在何封域内未有明據以地理東西按之新唐書之說爲近然則與地廣記之言雖與諸書不合要與唐書同非臆說也撫州屬漢豫章郡故略爲論之如此

縣志城池疆域論

志城池志疆域凡爲志皆然也舊志城之中分爲隅其外分爲廂又分隅與廂之中爲圖廂之外分爲鄉鄉之大數倍於廂與隅故又分鄉之中以爲都分都之中以爲啚啚卽里也故或志之以爲邑里府志或志之以爲井里湖志然而皆在疆域之中則不若統而志之於疆域統而志之於疆域者自城中以達於四境猶一身然隅之里廂之里都之里若脈絡之相貫若輔車之相依民之熙熙然於其中者親睦之心油然而生自始初以至於今未有壞也故覩於城池疆域都啚隅廂之制有以見風俗之美其所自來者

遠矣

舊志考論經典以鄉不得有都之名因另立都鄙一門以正其失謂都即隅廂鄙則鄉都啚也然久難變易卷內仍編爲四隅五廂及各鄉都之名與立門本意相背故今祇編於疆域之內而於隅廂都啚之名義姑未及焉並詳凡例內

縣志形勢論

地有形勢形勢有險易用其險與易惟人易曰地險山川邱陵也又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山川邱陵險之可因者也有可因而設之設之在人而險仍在地無可因而設之則險惟恃乎人周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後世溝涂之制不可復而林阻藩塞之爲皆設險之在人者也邑中大路山陵少而平衍多欲用其險與易周官之制其可審度與

𠇹縣志山川論

天地渾淪之理不可見其氣則可見山川天地之氣也地在天之中天卽在地之中天地之中氣相爲融結故可見焉而有不可見者存人能見其所可見不能見其所不可見見其所不可見則無往而非天地之中若畫若詩非貌取者誰歟會南豐登擬峴臺以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見所寓之樂各殊人能寓之以心山川之樂可得而言矣

縣志水利論

尚書言六府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此聖人証物性之事也五行百產之生於天地各有其性水失其性則有汎濫衝決之虞得其性則江淮河漢之出地中行者行之性也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者止之性也行與止皆盡其性則無往而不得水之用故曰利也瑯川山陵少而平衍多七日不雨則田且涸故大小河之田利在陂與堰原野之田利在湖與塘修之築之疏之濬之皆古人所以盡人之性之法也則所以盡物之性者無不利焉化育之贊又豈遠乎哉

縣志學校論

古有學而無廟四時祭先師曰釋奠士初入學者祭先師曰釋菜皆於學漢以後京師立廟唐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於是學附於廟五季之亂學廢而廟存宋慶歷中詔天下立學自是廟與學皆總名曰學而人才由之愈盛

本朝廟祀之典視前代爲極隆士之遊於庠序者靡不肅然有所觀感興起於其間而咸知夫學者所以學爲聖賢之意由是兢兢焉致力於學以求其所以本之於身而達之於天下國家庶無負

聖代興賢育才之盛典也乎

縣志風俗論

臨川風俗醇厚務農者多而最樸士則唯知讀書所造淺深不同莫不各有自得之趣雖其中或溺於科舉詞章之弊者漸染使然然有志之士固往往卓然自拔於流俗之外不以爲難其次亦激而厲之漸以進於古豈不視乎其人歟且風俗之嫩惡士習爲先端言謹行士固宜知所自愛矣

縣志土產論

臨川無異產大率南中所有然五穀蔬果材木藥石生人所必需不可以不載易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生之時用大矣魚鼈兔鹿之類皆之人取之有時用之有數所以全天地之生也若夫走飛草木欣欣各得其所者邵子之觀物而得其性情形體也薛文清公謂舉目見天地萬物之理皆活潑潑地何止鳶飛魚躍然則觀物產可以見道矣

府志選舉論

歷代選舉之法多矣自宋朱子註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名之曰四書以行於世于是明以四書義取士

本朝因之而科舉之得人爲最盛蓋四書之爲功於世大矣讀之之久膾炙於其口浹洽於其心莫不有以發其理義之良而求盡其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事選舉之法未有善於此者也然則膺斯舉者日兢兢於聖賢之言庶無負

朝廷作人之雅化也乎

縣志辯異論

按分野舊說南斗魁第四星主豫章舊志於第二星第五星有犯者亦載入此會稽廬江之星也又晉志豫章入斗十度以經度西東論袁州初入十度南昌與撫州當在十三度以雲漢末派論則彭澤湖口初入十度南昌當在十一度撫州在十二度舊志九度以上十四度以下者皆與撫州無與删之可也

縣志形勢古讖跋

古讖金石臺分宰相出文昌堰合狀元生按金石臺一名豹子山城西北五虎山之末一峰也臨汝兩河合流而下此山分入江中則與上流斜對岸江中之玉石臺一名獅子山者南北相向昔人比之彭湖兩孤爲形勢之關鍵然必文昌堰合則水壯臺分堰在千金陂堰合於巽臺分於乾堰不合則水渙支港並河枯涸此臺聯絡五虎不得分入江中矣故堰合臺分實郡中形勢之要蕕失其義并文昌堰亦不得其處於是以東西文昌兩橋合延謂之文昌堰合者誤也

縣志形勢郡脈跋

舊志論郡脈自常家山入城不從逍遙峰馬家山

入常家山明改城時作濠截斷遂另爲一山

今按常家山與桐林相距本有山腳之水從逍遙峰峽右至此東出明初改城浚濠亦因其本然地勢並無掘斷之跡蓋郡脈由馬家山起伏上桐林其左臂有迎砂抱至馬家山止此處地窪城低二丈餘舊水所從出改城之時於過脈軟凹別開放水一溝居民許氏云溝中脈土一段先世以來不敢深挖觀其過脈形跡瞭然無有馬家山腳盡頭之勢如常家山腳之顯有盡頭之勢也李石臺侍講距

改城時近三百年城南遺事記中雖有截斷常家山之語不得以為確據且又云逍遙嶺半掘濠水作血色不無斷地脈哉則囿以逍遙峰爲郡正脈矣特誤以常家山爲桐林之趾不知其自青雲峰來爲逍遙正脈之包護及峽水之關鑰耳常家山一名大圓山常姓祖墓在焉盤青雲丈脈之收縮處也

縣志唐舊城跋

唐刺史危全諷重新州宅刻所自爲設廳記云當州昔爲臨川郡城在此城之北古堞猶存寶應中太守王公以不便於民卜遷於此據此則唐舊城本在城北前志論遷城皆以爲自赤岡遷西陲其說本祥符圖經然景定志引圖經謂故郡城在城北一里二十步周同一里一百七十步刺史王圓廢此城卽今之西津赤岡赤岡在治西南而以爲城北卽西津赤岡此足以致後人之疑也府志藝文遂改原記在此城之北爲在此城西南此第據赤岡有古堞而改之亦非也蓋故城自北一里二十步西至西津南至

赤岡皆其舊址其謂周圍一里二百七十步者舊城北亦有子城西津赤岡則子城外之羅城圖經言之未明其文遂不可解耳或謂赤岡古堞不知何代舊址當必在城北古堞之前非王國所廢城也王國廢城專在城北當以設廳記爲據耳今亦無可考證姑誌此以闕疑

縣志十六都西文昌橋記跋

明崇禎六年太守蔡邦俊作新造西文昌橋記引古謡擬峴臺崩丞相出文昌橋合狀元生蓋以此慫捐者冀其速成也摳合臺分之讖相傳已久宋時以晏王繼相當之在李劉未名文昌橋之先若西文昌則明萬歷時始議建更未嘗有兩文昌橋也此古謡不知何人所改要其舛謬甚矣李石臺先生文昌橋詩亦有讖留雙摳功難合之句自註西文昌橋久未就蓋亦爲此記所誤耳擬峴臺作於宋嘉祐二年至熙寧二年甫十三載而王安石相則臺崩相出之語雖妄不至此此記爲好事者改竄固無疑也

縣志銅山跋

謝靈運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詩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舊志云銅山又曰銅陵唐天寶六年勑改曰戟峰其下有小峰曰華子岡

按建昌府麻姑山亦有銅山即銅陵及華子岡麻源三谷等處此地銅山如果一名銅陵又其下有華子岡有麻源里是謝詩古蹟顯然唐時必不勑改銅山爲戟峰矣顏魯公麻姑仙壇記但言麻姑西北有麻源謝詩恐其處也如果此地亦有麻源何以絶不疑在此處疑宋時附會謝詩始有此銅陵華子岡麻源諸名耳然今華子岡麻源俱在

銅山脚西南與山內稍東北明水山下淵泉石磴出青蓮山口者景不相屬姑誌此附考

附謝靈運麻源詩跋

按府縣舊志皆云銅山一曰銅陵又其下小峰亦曰華子岡引名山志華子期以實其事並有麻源里均不知其名始自何時顏魯公麻姑仙壇記云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雖是疑辭然亦足見此地明水諸山當日尚無有銅陵華子岡麻源之名宋晁百談之碧淵書院會極之紅泉精舍不知其何所據今附會已久姑仍舊志存此詩以備考

又按宋初此地尚無銅陵華子岡麻源諸名故太平寰宇記止載戢峰山出銅因號銅山天寶六年勑改爲戢峰山而謝詩碧澗紅泉注於南城縣麻姑山之下如果此地有銅陵華子岡諸名樂史乃郡人不應舛誤若此此尤足以證前府縣志之誤晁百談曾極之附會則皆南渡以後之人也此段縣志失載

附古蹟紅泉精舍跋

今按此地紅泉無考或以爲卽溫泉殊屬牽强要亦溺於謝詩耳碧澗書院或偶合謝詩中字紅泉精舍則有心竊取謝詩紛紛附會未必非由此起名山勝境天地

之氣所鍾人人可以領悟雖無謝詩亦何損於兹山麻源之爭謂之詩癖可也以之言山與未嘗見山等耳

縣志魁星閣跋舊志名奎星閣後改建名魁星閣

世所傳魁星以鬼與斗寓魁字之象以一足寓獨占鼇頭之象手筆與錠以諧聲寓必定到手之象蓋隋唐設科目以後作此以送應舉者為之吉兆彼此相效成為故事久之忘其所由來則遂以為此魁星之像矣北斗魁為首故凡占首者皆曰魁于是學宮文昌宮皆作魁星樓閣塑此吉兆而祀之亦有建奎星樓閣而仍塑此魁星吉兆於其上者奎與壁文明之宿史皇氏仰觀奎星圓曲之勢而作文字與斗魁義各別乃或遂以為奎木得狼宜成此青碧猙獰之形象斯更異矣第今祝祀已久遂若有憑之者姑

記於此

縣志名宦晉王羲之傳跋

王右軍爲臨川内史本荀伯子臨川記其書今亡見太平寰宇記所引又晉中興書載王羲之自會稽王反改授臨川太守晉内史掌太守事故亦稱太守也前府志皆列名宦首祀名宦祠乾隆五年縣志引晉書本傳内無爲臨川内史事遂力辨其誤刪去前志名宦傳以郡有故宅改入鄉賢之首又引右軍集謂吳興第三帖云墳墓在臨川行欲改就吳中是先世已居臨川也臨川帖云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是家屬在臨川也故宅在臨川墳墓在臨川家屬又在臨川則直世居臨川之人而已又謂元帝過江

羲之父曠首創其議既渡江遂居臨川按渡江遂居臨川別無出據傳載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又謂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孫綽許詢支遁等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是右軍渡江居浙未居臨川也吳興帖墳墓在臨川不知是寄寓時眷口男婦何人之墓集內東書堂諸帖內云舊京先墓毀動是祖墓不在臨川也傳又載羲之在會稽郡稱病於父母墓前自誓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是父母墓亦不在臨川曠亦並未遂居臨川也臨川帖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不過家口寄寓時思念常語耳右軍渡江居浙晉書本傳既確有可據若未為

臨川內史即未必有寄寓故宅考荀伯子劉宋永初時爲臨川內史距晉永和僅六十餘年以相距數十年內之官記先爲是官之人斷不至於繆誤此伯子之言爲必可信也唐貞觀修晉書距右軍近三百年史傳偶遺一二事亦所常有如唐姜公輔曾爲撫州別駕見韓愈作順宗實錄而唐書本傳亦無其事也若謂晉簡文帝子始封臨川郡王以前臨川無王爵不應有內史則愍帝本紀已載有建興二年臨川內史謝摛與杜弢戰之事是臨川先已有內史矣宗室封王者多史傳亦未必全無遺漏或右軍實臨川太守荀伯子以內史掌太守事遂并前太守亦偶稱爲

內史未可知也第或莅事未久故臨川無政蹟可紀要以古名賢雖居一日亦百世所不忘今仍據臨川記及寰宇記諸書補入名宦傳而詳考其異同如此庶於今昔祠祀之典不相繆戾焉

又按羲之子七人長元之早卒凝之操之肅之徽之渙之獻之皆知名而其在臨川乃絕無軼事見於紀載是諸子固未嘗在臨川也曠與羲之墓皆在浙諸子亦知名於浙其必非世居臨川而特因曾爲內史之偶暫寄寓益可知也

右軍墓在紹興華䒤山孫綽撰碑子獻之書

縣志司徒廟跋

廟在百五都司徒里相傳其地初名掃山居民陳氏立像祀隋司徒陳果仁遂改名司徒後衆議增設司空司馬共三像奉之司空司馬不知名姓按唐書隋末沈法興爲吳興郡守陳果仁孫士漢皆附法興起兵討宇文化及定江表十餘州法興承制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爲司空而上書自稱大司馬豈以其嘗定江表並祀之歟然不可考矣

縣志嘉濟廟䟦

廟在三十七都舊府縣志皆云古名石固王廟相傳漢灌嬰伐南粤道出此故祀之按王謨江西考古錄引江東廟記云在贛江東之雷岡其神曰石固贛人生於秦代旣歿漢兵擊南越降神於峰頂告以克期已而有功遂廟祀之初曰石固廟唐大中元年里人改今廟然則石固另有神灌嬰同軍過此立廟祀之非祀灌嬰也

縣志古蹟王右軍故宅跋

太平寰宇記王右軍故宅在縣東南三里荀伯子臨川記云王羲之嘗爲臨川內史置宅於郡城東高坡名曰新城旁臨迴溪特據層阜其地爽塏山川如畫今舊井及墨池猶存每重陽日郡守從事多游於斯因立亭曰茱萸亭隋開皇十二年置九仙觀爲寺又爲寺並廢按東南三里當亦用臨川記中語據當日縣治言也今舊井數句或樂史記當時事廣輿記以茱萸亭爲右軍九日遊賞地者誤

縣志古蹟羊角洞天跋

虞集道園錄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所以有角之名宋紹興中守王秬覆以小亭久之守林某掘地視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

此元後至元三年監郡塔不台作新亭於羊角石之上求虞文靖公爲之記胡志錄其前一段如此按宋景定中州

守家坤翁作羊角石記云城中脈南來東繞西出突廻爲州治勢昂如首州門譙樓位焉樓前有石岐嶷名曰羊角豈謂其出於首耶此記所謂昂然若首有石上出與坤翁之記同其譙樓記所稱據地高勝屹然有臨者亦合又淳熙中州守趙熠建玉茗亭於州治偏西見山堂之西名勝志云亭前有石聳立如笋呼笋石亭宋人洞石詩有玉茗亭西石笋春之句是羊角洞天宜在此最西最高之處今求其遺蹟杳不可得而府治之東有羊角石元總管周一山至正戊子於石前建青城書院亦請文靖爲之記今道園集未見此文然地勢頓下又在府治之東與家坤翁處

道圖所記最高最西之形勢絕不相類惜不得道圖後記觀之姑記其異同於此以備考　又按青城書院久廢後易爲縣丞公廨出石處舊砌一窩嘉慶乙亥孝感王公有棻來此冪之以板閣窩中時有風響以是取莊子扶搖之義與并記之

縣志藝文虞集羊角洞天記跋

府志胡舊志原跋按宏治志引景定圖經云郡東北隅蓮花尼寺門閾下有石横出形如羊脚光瑩異常唐末刺史危全諷嘗遣人鋤鑿石爇如火不可近遂止與此石如首趾相應也角舊出地二尺許順治丙戌寇兵踞郡欲窮其底不可得竟斷其表而去不特靈跡不可問而岐嶷之象亦非故矣壬寅司李韋公弦佩構小亭覆之庶幾存王稚家坤翁之舊虞邵菴此記舊亦失載今從天下名山志錄出梓之俾述古者有所考云

按胡志所錄僅此記首一段至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

之記句止以下俱闕末附此跋一段謂從名山志中錄出不知即胡志所錄遂爲之跋或府劉志原文如此而胡志因之與其後府羅志即以此一段及跋編入藝文亦未注係何人之跋舊縣志遂删去此跋僅存所錄之一段兹從道園集補錄全文仍錄胡志原跋於後蓋蓮花尼寺已久廢無存所謂羊腳石者亦不復可考存此跋以誌其軼事可也曩時青城書院羊角石斷置地上其即順治丙戌寇兵所斷之褒或未可知今不知何時好古者取斷石接之如笋然亦不見其有岐嶷之象矣

縣志古蹟堰合樓跋

一名文昌樓宋咸淳八年州守黃震建

按文昌堰舊志未詳其處疑卽千金陂唐初汝水從此處決口沖成支港正道淤塞築堰堵之使河歸正道故有金石臺分文昌堰合之謠蓋正道淤則金石臺之水亦枯堰口合則金石臺之水亦壯金石臺分入江中與東厓之玉石臺俱浮故堰合則臺分以水分之也汝水自巽方來兩臺乾方去故以文昌美其名宋時圖經誤以爲上直文昌星黃震記中竝不言此也通志云堰在汝水之滸今千金陂決口分支港處舊有水滸寺足徵咸通之千金陂卽唐

初之文昌堰至顏之土壢戴之冷泉或即與堰相連又或自文昌橋上至于金陂皆可名爲文昌堰然必以堰口爲主而合之之力爲最大也

縣志古蹟玉茗堂跋

湯若士故居在縣學後劉命清詩自是遺根分寶應長留錦句遍青瑯按曾南豐謂瓊花與此花天下惟一本瓊花可接而此花獨出然家坤翁玉茗亭記謂自南豐後郡中間有分柯接榦別出者然則寶應之有此花或即宋時郡東院所分至明尚存其種與昔傳有寶應鐘移玉茗枯之識嘉靖十一年寺燬鐘移花已枯矣若士時尚未生不知遺根分自何年歷幾時而又枯郡守劉玉瓚詩瓊花零落似唐昌玉茗堂前更淼茫異種秪應天上有新愁只遣世間忙蓋不可考矣

縣志古蹟夢歐亭跋

太守陳公既建興魯書院講堂又於講堂後圃小邱築亭於其上顏之曰夢歐夢歐居士者公之所自為號也而以之名亭何也蓋嘗謂歐公之學汲汲於尊經故歐之繼韓繼之以道也非第以文也講堂為曾南豐先生故址南豐蓋師事歐公者亦師之以道也非第以文也虞文靖謂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經赫然為時儒宗文章特其一事耳是依韓繼孟者也歐繼韓者也曾又繼歐者也蓋公於是喟然於平日之所自為號者若曠世而相感故即以名亭以志其辨

香南豐者之有在也後之講學者有志於此則南豐之學可以不墜矣

縣志與魯書院講堂跋

乾隆四十九年太守平湖陳公靑柯先生建興魯書院講堂而自爲之記葢示人以所當嚮往也其大略謂學不可不講然徒事乎講則異同之說起雖不講可矣至聖攻異端孟子闢楊墨異乎我者也朱子陸子同乎我者也以同乎我者而攻之闢之是猶以手足自相擊也可乎哉因書而勑之石使學者知學之不可不講而毋徒事乎講也嗚呼公欲學者毋徒事乎講將必汲汲焉以其身體之尊德性道問學皆中庸之切務豈得以異同視之哉又奚暇以異同視之哉欲求孔子孟子之道舍朱陸其奚由焉登斯

堂者深體其言而致力焉可矣

雙桂堂稿續編卷十一終